

## 作品：乞

得獎者：吳億偉

吳億偉，一九七八年生，德國海德堡大學歐亞跨文化研究所與漢學系博士生。鎮日與錯亂的時間與聲音相處，最近驀然回首，發現每件事彷彿都早有安排。著有小說集《芭樂人生》、散文集《努力工作：我的家族勞動紀事》。



## 得獎感言：

來到這座歐洲小城轉眼也超過三年，但似乎還停留在摸索的狀態。應該比三年前更好，但卻也沒有好到多少。朋友曾問我，你現在對這國家應該很熟悉了吧，我只是簡單地說，還是陌生。要如何確定自己熟悉一個地方？就連我出生的小島，都沒有自信說熟悉了。於是，一直帶著遺憾的距離與新鮮的心情，好像四面八方都如此。

## 乞

在我所居住的歐洲小城裡，主街上，常見一位年輕人。

他蓄著金色長髮，大眼高鼻，常皺眉，眯著雙眼，不發一語，如憂鬱的哲學思想家。無論何時，他總是一件長袖卡其外套，上面繡著不知名的徽章，坐在路邊，放著一頂漁夫帽，向行人乞討。

比起奮力演出的街頭藝人，他絲毫不起眼。正前方的南歐藝人，丟鐵環擲小球，引人注目的雜技吸引家長小孩圍觀，不時哈哈大笑；再往前一點，是一對十幾歲的姊弟，一個吹笛一個拉小提琴，演奏時專注眼神，令人憐愛……

這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什麼都不做。

他身旁飲料時常更換，不只礦泉水，有時還是果汁和碳酸飲料；也曾見他在街上行走，完全就是個健康的成年人，看不出有什麼殘疾。這實在令我難以接受，街頭藝人賣力表演，他卻坐在陰涼處乞討，享受飲料，完全看不出哪裡需要幫助。

想起台灣行乞的街頭遊民們，衣衫襤褸，家當拿在手邊，一張蓆子，幾包裝滿雜物的塑膠袋，哪裡發飯，就往哪裡去。很多遊民，還會想辦法找事情來做，賣口香糖和小零食。每每看到這樣自力更生的遊民，不吃口香糖的我，也會花錢買下幾串。乞討必是下策，我總是這麼想，非到不得已，怎願

意餐風露宿，在街頭看人臉色？

他挑戰了我對乞討的認知，當然，那氣憤他自然感覺不到。走過他身邊，只見他眼神遠望，帽內硬幣仍是寥寥無幾，到底一天下來，他能討到多少錢？這樣的生活，怎麼會是一個青年男子的理想生活？幾次想靠近詢問，但明白身爲一位路人，只需決定給或不給錢，剩下的就是個人隱私，不是路人的管轄範圍。

一日，與朋友閒聊，終於解開我長久疑惑。街上年輕人乞討，其實是一種抗議行爲。反社會的他們，不受一般價值約束，拒絕走入社會體系，拒絕被體制收納，沒什麼一定要做，或是一定不能做。缺了這些年輕人，社會同時少了部分生產力。不參與，是他們消極抗議社會制度不公不義的辦法。

乞討，則是意圖明顯的象徵行爲。

此時我才理解到，那些總是搭配乞討一同出現的哭天搶地，或是訴說悲慘身世的立牌紙條，只會徹底破壞這場寧靜的個人的抗議。他坐在這裡，就是坐在這裡，不虛張聲勢。可是，在人潮來去的主街上，這年輕人經常淹沒在人群中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，他真正乞討的是什麼？

我無法跟他買什麼，也無法給他他要的。這場乞討，每位路人都是旁觀者，只是，當你注意到他的時候，他已向你們討到什麼了。



## 柔軟的武器

◎ 季季

故事的背景在一個歐洲小城，但乞者無所爲也無所求：「挑戰了我對乞討的認知」。

作者從迥異於傳統乞討形象的角度切入，以懸疑技巧展開層次分明的敘述，突顯了書寫者獨特的社會觀察與寫作技巧——原來，在異國，乞討不只是弱勢者的姿態，也可以轉化爲一種武器，向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抗議。

所以，「當你注意到他的時候，他已向你討到什麼了。」這句結尾一針見血，讓讀者深受痛擊。